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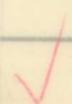
• RI BEN WEN XUE FAN YI LI HUA •

# 日本文学翻译例话

于雷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 日本文学翻译例话

于雷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日本文学翻译例话

于雷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23千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

责任编辑 卞云阁

版式设计 王庆昌

封面设计 李勤学

责任校对 段天衡

---

ISBN 7-5610-1647-6

---

H·45 定价: 5.00元

## 内 容 提 要

于雷（翻译家、作家），大量引证自己翻译实践中的译例，结合审校译文中的例句和给大专院校讲翻译课的资料，就日本文学翻译的基础知识、词语推敲、句式斟酌、艺术特色等，全部结合例句和译例进行通俗、细微而饶有风趣的解析，间有对中日美学、修辞学、句法学等方面的研究，见地独特，实用性强，部份手稿在专业期刊连载后，博得读者的赞誉，是一部日文翻译和翻译教学实践颇有份量的参考书。

# 致 作 者

于雷同志：

寄来尊稿第二章已拜读，内容充实，深入浅出，实为力作；而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用性强，定会受到读者欢迎。它是一部优秀的翻译指导书，同时也是一部句法学佳作。对日语句子结构分析得十分透彻。有些部份还进行了汉日两种语言结构的比较研究，实为可贵，是文学翻译课难得的教学参考书，望早日与读者见面……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刘耀武

1992.2.12

# 序

刘和民

历来读于雷先生的译作，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除通过译文欣赏原作之外，译文本身也是审美享受的对象。说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倘不是享受，谁还读它做甚？可实际上未必总是这样。有些译作，读着非但说不上是享受，而且简直是受罪。译作的文字本身作为审美对象耐人品味，实也是难能可贵的。

先前我以为，这是因为于先生汉语功底扎实，“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次承他给我读了这部《日本文学翻译例话》的手稿，才明白我是完全想错了。“妙手”固然不假，但是，那或如击节而歌，或如低吟浅唱，或似风掣电驰，或似行云流水的一段段文章，哪里是“偶得”能得来的呢？我知道于先生并没有胡须，不至于为了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但是，这本《例话》的许多实例证明，为求一个较理想的译案熬红眼睛的事，怕是并不稀奇的。举个例子说，夏目漱石的那段名句：「智に働くべ…」他竟琢磨了五种译案，又找来名家译文参酌比较，反复推敲，试问，一般搞翻译的人肯下这样功夫吗？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作者议论非但不是“空对空”，而且所剖析的实例大部分是他自己的足迹。当然，评议他人作品也没什么不好。但象他这样，把译文形成的过程——初译如何，二稿如何，怎么想的，怎么改的，和盘托出，现身说法，从中引出某些规律，某些结论，让读者一起思考，一起评议。这种做法似乎是不多见的。俗话说，“只有穿鞋的人知道鞋子哪里夹脚”。这样做读起来自然倍感亲切，收效也大。并且，这样写法，不怕亮底，不怕亮丑，也是需要一点自我批评精神的。

书中从各个角度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我不必在此罗列。只提两点原则性的见解，我是非常赞同的。一是作者主张“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文学”。说起来这似乎也毫不稀奇。但是，别看不稀奇，却未必做得好。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不同之处，我想，有些翻译（例如科技资料的翻译），只要解决了“说什么”就可通过，而文学翻译不但要解决“说什么”，还得解决“怎么说”，这就难了。一切麻烦，什么神韵，风格，意境……俱由此产生。太顾了这一头，“说什么”没弄好，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说了，甚至张家说成李家，这又成了创作而不是翻译了。如果只顾弄准“说什么”，忽略了“怎么说”，又成了结结巴巴的大实话，虽也可以说是“忠实”的翻译，但却不是文学了。我觉得本书作者在分析技巧时始终是贯穿了既是翻译又是文学这个两点论的原则的。作者的另一个论点我也非常折服：那就是“能近就不要远；能远一步就不远两步”。就是说，要尽可能贴近原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主张的不是只能近不能远。说“尽量贴近”也等于说必要时可以远，也应当远。初学翻译的人胆子小，往往不敢越雷池一步，依样画葫芦，“贴近”似乎就是粘到原文上动弹不得。等有了较多翻译经验之后，艺高胆大，离开原文几尺几丈都是无所谓的了。这

种情形也许是一种通病。所以“能近就不要远，能远一步不要远两步”这个原则实在是值得我们时刻注意的。

于先生的译文就已经说明了他是如何地勤奋。并且他还不是译完了事，还要把翻译的草稿积累起来，整理出来，加以分析，作出总结，更加证明他是如何地勤奋。这种勤奋的精神，我想，对于年轻一点的翻译工作者是尤其值得学习的。

1991年5月

作者：大连外国语学院教授、前院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顾问。

# 目 录

致作者	刘耀武
序	刘和民
序 章 论文学与翻译	(1)
一 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	(1)
无休止的争论	(2)
直译是基本功	(3)
直译的“三不该”	(5)
意译是另一只翅膀	(8)
从走钢丝绳想起	(10)
二 文学翻译毕竟是文学	(11)
翻译与创作	(12)
多有几手	(12)
注意句式	(13)

风格与笔致	(14)
第一章 文学翻译的词语推敲 (18)	
一 误与谬	(18)
二 形与神	(21)
三 远与近	(27)
四 活与准	(31)
五 贴与切	(34)
六 达与雅	(39)
七 放与收	(43)
八 分与寸	(47)
九 褒与贬	(51)
十 虚与实	(55)
十一 主与客	(59)
十二 拈与联	(64)
十三 简与繁	(67)
十四 增与删	(70)
十五 重与叠	(73)
十六 分与合	(76)
十七 正与反	(78)
第二章 文学翻译的句式斟酌 (81)	
一 弄清语法关系	(81)
二 珍重原句结构	(87)
三 更弦与改辙	(98)
四 语序·层次·逻辑	(108)
五 断·并·拆	(119)

六	主题・主语	(126)
七	长宾语・多宾语	(137)
八	补语	(140)
九	定语	(144)
十	状语	(154)
十一	复杂句群	(162)
<b>第三章 文学翻译的艺术特色</b>		(171)
一	风格与基调	(171)
二	修辞与炼句(之一)	(181)
三	修辞与炼句(之二)	(192)
四	节奏・声韵・色彩	(197)
五	语言与个性	(204)
六	景物描写	(212)
<b>附录 1 日汉对照习作</b>		(218)
一	诗・「雪」(井上 靖)	(218)
二	诗・「君死にたもうなかれ」(与謝野晶子) .....	(220)
三	诗・「六月」	(佐藤惣之助) (222)
四	诗・「鷗」	(石川啄木) (224)
五	微型小说・「春の寓話」	(星新一) (228)
六	短篇小说・「山鳩」	(志賀直哉) (239)
七	微型小说・「心中」	(川端康成) (244)
八	微型小说・「雨傘」	(川端康成) (247)
九	微型小说・「弱き器」	(川端康成) (252)
十	微型小说・「ざくろ」	(川端康成) (256)

十一 「草枕」第一章 ..... (夏目漱石) (263)

附录 2 艰难的追求 ..... 罗兴典 (284)  
——评于雷的长篇新译《不如归》

后 记 · 不算题外的几句闲话 ..... 于 雷 (293)

# 序 章

## 论 文 学 翻 译

笔者多年从事编辑、写作。近10年来，业余搞点文学翻译，只是为了锻炼自己在审读与修改译文时不致于乱说或糊涂。因此，本文所谈，侧重于翻译实践，避开抽象的哲理思辨，因为我还不懂。

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文学。二者浑然一体，如同花卉与色彩，并无轻重之别、主次之分。忽视这两个特征的任何一方，都谈不上文学翻译。

从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这一角度来看，必须研究两种文字的形体构造及其表现方法的异同，这自然形成“比较语言学”、“比较语法学”；从文学翻译毕竟是文学这一角度来看，译者要熟悉、探讨两种文学的一切特征，包括美学与修辞学等，这自然构成了“比较美学”与“比较修辞学。”

### 一 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

据希腊神话说：远古时期，各族人民通心合力，修了一座

通天塔，却惹恼了上帝。他断裂八荒九域，从此关山险阻，语言不通了。但是人类绝不屈服，通过翻译，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一道灵犀相通的桥，译员便成为人类心灵的桥梁工。有些杰出的翻译家，还象普罗美修斯敢于偷天火那样，把真理与火种播于全世界，他们便是偷天火的人了。

据说，今天全世界共有二千七百九十多种民族语言，其中百分之七十还没有文字。

文学翻译，据美国翻译理论家奈恩先生说，起源于意大利人将希腊的荷马史诗译成意文。中国的文字翻译，一般地说，起源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4），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译《四十二经》，藏于洛阳白马寺的石窟。

翻译是什么？真是众说纷纭。“登台演员”“临摹画家”，时髦一点的说法是：“语言信息代码的转换”、“语际表达方式的转换”……

其实，通俗些说，翻译就是将某种语言文字的形体构造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文字相应地摹制；而文学翻译，则是将特定语言材料建筑的艺术宫殿，用另一种语言材料重建。

### 无休止的争论

关于翻译标准，自古争论不休。归根结底，是直译与意译之争。中国的第一次高潮，即大量翻译佛经时代，东晋高僧道安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这显然是直译派。而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则主张：“或增或删，务在达旨。”这是意译派。唐玄奘主张：“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是综合派。清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更是完整的综合派。

西方也在争论。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波特（1767—

1835），主张翻译传真不可能，只好走意译的道路，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1884—1939），则主张一部份可能传真，一部份不可能，大概属于综合派。

当代翻译界仍在打笔墨官司。极端的直译派强调形似，认为形似而神随；极端的意译派认为只有貌离才能神合。我读过一篇文章，依他说，愈是译得面目皆非、甚至找不出原文的影子愈是妙译……

其实，二者都说对了一半。的确有大量语言“形似而神随”，只要译准其形貌，神韵便和盘托出；但确也有大量语言意在言外，或由于各民族语言思维与表达规律及习惯不同，便是直译，会不通不顺。

至于极端意译派，明明直译可以是与原文等量转换的妙文，却偏要译得距原文十万八千里，这恐怕是各有偏爱，只好任之。

### 直译是基本功

正如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不顾及形式而空谈神合，也不会成功。而且，人类心灵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人类各自表达心绪的语言也有许多脉脉相通，可以将大量“形似”的语言如实翻译出来。

我的直译理想是：一、力求与原文词语等量信息的转换；二、力求准确地译出原文句式与语法特色；三、力求最充分、最贴切地转达原文的内容、神韵以及文字美、风格美。

说直译是翻译家的基本功，绝不意味着只要了解原文便会一拍即合。假如翻译是这样的刻板模式，只要有个对号入座的电脑翻译机就万事大吉，不需万千翻译家“捻断数根须”了。遗憾的是，不，可喜的是：语言是极其鲜活和光怪陆离的海

洋，内涵是多层次的，走向是多元的。而且，翻译过程也绝不是一拍即合，倒象真假老包各自从遥远的地方走来。人海茫茫，几经筛选、几经扬弃，历经殊死交锋，熬过茫然挥索，最后才做出抉择，做到一模一样，心心相印。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不仅适用于创作个性，也适用于翻译个性，所不同的，创作上的个性指的是最“绝无仅有”，而翻译上的个性指的是最“维妙维肖”。

有些外文，的确朴实地译出原文、原结构就是好译文，那就别要什么花样。例如：

又冬が來た。幸福な家庭も不幸な家庭も、雪の朝は  
一樣に白い。

（石川達三・風雪）

我初译为：“冬天又到了。幸福的家庭也罢，不幸的家庭也罢，在风雪的清晨，到处都是一样地白。”

这段译文没错。但是“在这”分明可以去掉，并不影响什么。“冬天又到了”，不如“又是冬天了”符合作者面对战败后满目疮痍的感伤情调。发表前编者曾将“也罢”改为：

“不论幸福的家庭也好，还是……”我立刻拍电报要求别这么改，因为“不论……”是客观介绍，“也好”不如重复的两个“也罢”感情色彩浓厚，能传达出黯然神伤的情绪。

月明りと雪明りで提灯などいらない。  
（田宮虎彦・銀心中）

这句话简明、整洁。我译为“月明雪亮，不需挑灯。”这样，不仅译准原文词语，而且译出原文简洁明快、节奏感强的文字风格及其句式特色。

“离原文最近、却又是最好的译文”，这是直译的上乘。但这不只是指对原形的模拟，还包括对原文实质的理解与把

握。

以下情况，是直译的“三忌”。

### 直译的“三不该”

一、直译不该被词语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生搬硬套，也就是说，要弄清词语的真实含义；否则，象是对了，却错了。不禁想起小时候听到的一个笑话：一名石匠进城，日本哨兵问他：“你的，什么干活？”石匠回答说：“我的，夷希（石）阿他妈（头）的山宾（打，来历不详）的给！”

这种不顾内容的硬译，日本兵自然不会懂。

译文中常见一些形、神脱节的译法。例如一部小说，题为「真と膺の森」，有人译为“真膺之林”。我想这是由于对「森」理解有误。「森」在这儿乃象征“林海茫茫”，并非实指“森林”，因此，如译为“真假之谜”就好懂多了。夏目漱石的「吾輩は貓である」的开头句：

わがはい ねこ なまえ まだ  
吾輩は猫である。名前は又ない。

1985年我动手翻译这部小说时，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的译法难住。原有译本的译文是：“我是猫，名字还没有。”我不赞同。因为：一、这不是个普通的判断句。就是说，它不单纯是求证“我是猫，”而不是别的什么。它表现的是一只小猫，扬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把人类放在眼里，却又不得不依靠人类；因此，它一面夸耀自己是猫，不是愚蠢的人类，又不敢自称“老子”、“老爷”；既然那么了不起，报个名吧！可是，连个名姓还没有。这两句充满着矛盾心理的开场白，奠定了全书语言特色的基调和主人公的心态定势。曾查许多词典，请教过许多日本学者，知道这是从前老臣在新帝面前的谦称，不卑不亢，却谦中有傲。明治前后，此词流于市井，恰似我国